

刘江滨

心中有些烦闷,想找个地方静一静。去公园吗?不行,现在的公园一天到晚都是热闹的,跳广场舞的,唱歌的,打拳健身的,带娃的,是城市中最有尘声热气的地方。还是上山吧,那里是最安静的。

开车仅20分钟,就到了西山森林公园。说是森林公园,其实也是这两年刚开始开发建设,遍植的都是一些小树苗。这天不是双休日,天气又极为寒冷,所以山上几乎看不到人。一条水泥道蜿蜒而上,平展展的,省却了攀登之苦。到了半山腰,我站在一片平地上放眼东望,整座城市全部收拢在目光里,被浓重的雾霾所笼罩。站在这里,好像跳出了五界外,一切喧嚣扰攘都远远消失。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”“蝉噪林愈静,鸟鸣山更幽。”王维的这些诗句写山之静,都是以动衬静,但此时,山上既不见人,更无鸟鸣,端的是万籁俱寂啊。

再往上往里走,到了两道山梁之间的皱褶处,也即山谷。这里保留着较原始的风貌,石阶、古井、小庙、大树,隐身在这里,两侧的山梁仿佛两条臂膀,将我揽入山的怀抱,包裹在山的胸膛。我静静地伫立,眼神涣散空茫,慢慢的,感觉尘虑尽消,乐而忘忧。好像一个婴儿在母亲的怀抱中是最安全最安静的一样,山的怀抱,让我躁动不安的心获得了宁静,一片安然,恬然。

自从来到这个城市,山前大道开通之后,我也拥有了自家汽车,每遇忧烦,上山就成了我的习惯。将车停在山脚下,或沿山间小路攀登,或躲进树林里发呆,或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白云悠悠,远山如黛,岚气氤氲。这时最好的感觉就是石化,空空如也,一念不生。放空了,放松了,放下了,恍兮惚兮,不知庄生是蝶,还是蝶是庄生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仿佛一只冰块放置阳光底下,慢慢融化了,顿感身轻如燕,健步如飞,下山去也!我突然想到自古及今那些隐居在深山的人们,我这是短暂的隐身,他们是长期的隐居,短暂的隐身尚能获得如此的快乐,那长期的隐居岂不是神仙一般?

我生于平原,最早是不喜欢山的。上中学的时候,跟着母亲去汽车厂看望大哥。上世纪七十年代‘备战备荒’,汽车厂从北京搬到了邢台的深山里。我第一次见到大山,第一感觉是憋得慌,视野所及全是坚硬的石头,大山像一堵高墙横亘在面前,全无平原的辽阔坦荡。厂房依山而建,顺势而为,所以,弄得我分不清东西南北,晕头转向。房子的旁边是一道山泉,终日哗哗流淌,晚上吵得我无法睡觉。什么时候出现大反转开始喜欢山了呢?已不记得了。古人有句话叫作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,其实看风景更是如此。平原一马平川,一种模样,单调重复,而山就千姿百态,千奇百怪了,或秀丽,或雄奇,或平缓,或高峻。而且,山上有茂密的丛林,淙淙的山泉,珍禽异卉,怪石奇洞,隐藏着无尽的奥秘。大河源自深山,人类从山里走来。

孔夫子云: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智者动,仁者静。智者乐,仁者寿。”水流动不居,山岿然不移,所以,山是最安静的。年轻人多喜欢大海,年长者多喜欢大山。动能生智,静能生慧。嵩然长者常常也是嵩然仁者。寺庙、道观一般都选择建在深山,为的是避开尘世的扰攘纷乱,僧人和道士可以在一种安静的状态下修身养性,成佛成仙。即使我们这样的俗人,走进山里,呼吸新鲜的空气,获得片刻的安宁,都会生出愉悦之感,于身心大有裨益。

据说,隋文帝对独孤皇后十分惧怕,皇后一发狮子吼,隋文帝就拍马躲进山里,藏猫猫,让耳根清静一会儿,让颤抖的心平复一会儿。可见,大山犹如母亲温暖的怀抱,亘古如一,慰藉安抚了芸芸众生的心灵。

我庆幸,我所在的城市处于山麓一端,使我能够随时拥入大山的怀抱。

涂启智

苦瓜是与乡下人相依为命的家常蔬菜,也是世间少见的“为人处事”低调的植物。

清明前后,趁着菜园土壤墒情正好,母亲沿着园栅子(篱笆)基脚,每隔大约一米远距离,用锄头挖出一个半寸多深的小窝儿,往里面撒上四五粒苦瓜籽,轻轻掩上一层拌有农家肥的浮土,再浇上小半瓢水,让苦瓜种子于黑暗而又狭小的角落,肆意酝酿嫩绿的心事——不施肥苦瓜能发芽吗?我问母亲。苦瓜命硬,不施肥也行。那咋还要施肥?苦瓜命苦,人要对它好点儿——印象中,一个星期左右,苦瓜幼芽便破土而出,成为苦瓜苗,继而长成苦瓜秧。苦瓜不爱扩张领地,也不愿匍匐地面苟活,它立足菜园四周边缘微不足道一隅,顺着园栅子向上延伸旺盛的希冀。尽管命苦,然而它喜欢仰望星空,天生拥有积极向上的渴望与韧劲。苦瓜似乎深谙迂回哲学,它的性格刚柔相济,当抵达园栅子高度尽头,向上生长已无可能,就开始横向发展;等到了横向边缘,又绕回来,周而复始,在园栅子上织起重重叠叠的绿色风景线……

苦瓜生命力很强,长势葳蕤蓬蓬勃,而且一株苦瓜秧能结数不清的苦瓜,往往是摘掉一茬又长出一茬。苦瓜确实属于乡下人的家常菜,从春末夏初到天气又开始转凉,餐桌上都时常可以见到它。

苦瓜可以凉拌、清炒,也可以炒辣椒炒鸡蛋炒肉片,还可煲汤。苦瓜性格内敛,己身之苦全部独自消受,从不将苦涩滋味传给其他菜肴,即便同在一锅烹烹——苦瓜多像我勤劳善良的母亲,在饥饿与“瓜菜代”年代,母亲怕我尿床,有时会在晚上做一顿干饭,但米饭下面要垫一层厚厚的萝卜丝,母亲吃萝卜丝,我和妹妹吃干饭。生产队收割稻谷或者小麦时,她总是将容易收割的地段让给别人,自己对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挥汗如雨。人们都不喜欢吃苦味的食物,但是苦瓜却因为自身独特的“苦”而在餐桌占据一席之地。

苦瓜架下收藏着我天真烂漫的童年。母亲说过,每年七月七日夜深人静的时候,牛郎织女就要在鹊桥相会,若是偷偷躲在苦瓜架下,还能听见他们在说悄悄话呢!于是每当七夕来临,我就盼望着天快点儿黑下来。等到满天星星升起,我早已迫不及待地钻进苦瓜架里,耳朵竖起,屏声静气,全神贯注聆听来自银河的声音,哪怕身上被蚊虫叮咬也浑然不觉……